



陈传龙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陈传龙 著

作家出版社

中国往事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原匪事 / 陈传龙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5. 10
ISBN 978-7-5063-7486-6

I. ①中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83076 号

中原匪事

作 者: 陈传龙

责任编辑: 郑建华 李 雯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字 数: 658 千

印 张: 37.25

版 次: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486-6

定 价: 45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中原
匪事

第 一 章	杆子来了	/1
第 二 章	一颗瓢点评众好汉	/14
第 三 章	邱林青初遇韩秀雯	/21
第 四 章	铜峰一斗活阎王	/27
第 五 章	邱林青被逼上山寨	/52
第 六 章	为立功一颗瓢带队靠窑	/68
第 七 章	上铜峰小白鹤大开眼界	/78
第 八 章	太极高手山寨扬威	/86
第 九 章	三架子夜访秀才	/100
第 十 章	赛秦琼冒险回乡探母	/111
第十一章	大伙计踩盘子误入虎穴	/121
第十二章	一颗瓢显威风枪打飞钱	/131
第十三章	铜峰二斗活阎王	/142
第十四章	上天柱峰小白鹤肉跳心惊	/155
第十五章	想念家乡东北好汉谈论抗战	/163
第十六章	看铁花小白鹤遭遇凶顽	/173
第十七章	韩秀雯出虎口又陷狼窝	/183
第十八章	寻旧爱邱林青九死一生	/193
第十九章	听控诉众英雄义愤填膺	/203
第二十章	审探子小能人将计就计	/213
第二十一章	铜峰三斗活阎王	/219
第二十二章	众杆子齐聚铜峰惩治恶霸	/230
第二十三章	打日寇布袋战显神威	/244
第二十四章	一颗瓢命悬一线	/256
第二十五章	上铜峰王老汉宣传抗日	/273

第二十六章	抗日寇牛蹄庄惨遭屠戮	/ 284
第二十七章	论抗日众好汉热血沸腾	/ 294
第二十八章	铁石心单刀赴会	/ 306
第二十九章	高营长投日寇残杀同胞	/ 318
第三十章	一颗瓢感恩跪拜剃头嫂	/ 329
第三十一章	为报仇剃头嫂投奔新四军	/ 336
第三十二章	唐老道夜上铜峰	/ 343
第三十三章	老秀才诵檄文鼓舞抗日将士	/ 352
第三十四章	抗击日寇众山寨损兵折将	/ 368
第三十五章	完母愿赛秦琼荣归故里	/ 377
第三十六章	为报恩情一颗瓢拔香头子	/ 393
第三十七章	芮天放投奔竹沟根据地	/ 404
第三十八章	买军火曲静幽支援抗日	/ 414
第三十九章	救苍生铜峰山寨设场放饭	/ 432
第四十章	赛秦琼祭拜抗日死难弟兄	/ 445
第四十一章	偷袭竹沟张旅长暗设圈套	/ 455
第四十二章	拒当汉奸亮盘子走他乡	/ 469
第四十三章	回故里老秀才又逢旧爱	/ 479
第四十四章	报师仇小白鹤杀义兄全家	/ 489
第四十五章	贪图富贵小能人出卖弟兄	/ 504
第四十六章	报私仇张师长偷袭山寨	/ 512
第四十七章	张师长心狠手辣射杀胞妹	/ 524
第四十八章	被围困众好汉死伤惨重	/ 537
第四十九章	担大任小玉女独闯军营	/ 557
第五十章	深愧疚韩秀雯苦寻旧爱	/ 572

第一章

杆子来了

1

“杆子^①来了！杆子来了！”

一声惊叫打破沉寂，牛蹄庄炸开了锅，妇女、孩子、老人匆匆找地方躲藏，青壮年匆匆向唐太极家奔去。

透过村口密集的树林望去，远方尘土飞扬，牛蹄庄又将遭受一场劫难，众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。

唐太极是红枪会会首，又是红枪会的武术教师，早上天不亮带领红枪会会员到村北河滩里习武，看看练得差不多了，让大徒弟邱林青照看着，拎着明晃晃的太极刀回去做饭。进了屋，舀盆水擦擦脸，掸掸身上的尘土，正准备进厨房，听见急促的呼喊声，抓过太极大枪，冲出门外。门外已经站满青壮年，有的把红缨枪竖在面前，有的手握大刀，有的扛着毒锥^②，等待唐太极的命令。

唐太极环视威武的红枪会会员，心里犯嘀咕：敢在天亮以后来牛蹄庄抢劫，不是小股杆子，肯定是大股杆子，千万不敢掉以轻心。牛蹄庄红枪会组织起来两

① 杆子：指土匪。

② 毒锥：铁钎子。

年了，名声越传越远，小股杆子不敢来，只有大股杆子偶尔来几次，也没捞到便宜。近几年，杆子比以前多了，手里的枪也多了，红枪会还用刀枪棍棒之类的兵器，很难靠近杆子，要打赢这一仗，他心里没把握。转念又想，水来土掩兵来将挡，害怕没用，只能硬着头皮迎上去。红枪会会员腰系红绸子，手执红缨枪，一杆火红的旗帜立在队伍前头，呼啦啦迎风招展。唐太极见红枪会法师钟铁匠沉稳地站在旁边，增添了信心，高声说：“红枪会会员听令，常言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，父老乡亲们看着咱们，咱们绝不能让杆子进庄。”

“中！”群情鼎沸，呼声震天。

法师钟铁匠从唐太极身后走上前，干脆利落地说：“赶紧埋伏，下套子，拉绊马索，把他们掳翻，咱们手中的家伙才能使上劲，沉住气，不慌张，按事先演练的阵势埋伏，去吧。”

刚刚埋伏好，杆子已到了近前。狡猾的杆子没有急于进村，在村头十字路口勒马停下来，一位喽啰走上前叫阵：“朋友，不要藏了，今天我们不砸窑^①，要追一个人，不关你们的事，出来说句话，要是见那个人钻了围子^②言语一声；要是没钻围子，说一声往哪儿去了，我们去追，绝不打扰。”等了一会，不见回答，喽啰又发话说：“朋友，今天我们大架子^③脾气好，要是不识抬举就撕围子^④了，赶快出来说话。”喊话夹杂着黑话，百姓与杆子常年打交道，能听懂一些黑话。

一位矮个杆子见没人答话，鼓动骑在高头大马上头目说：“大架子，别跟他们说恁多废话，攻进去算了。”矮个子说完，对着前面空地高声叫喊：“喂，你们识相点，我们大架子管直^⑤，再不答话就撕围子了！”

“卦响^⑥！”骑大马的杆子头目严厉训斥说，矮个子不敢吭声，站到旁边去了。“朋友，我赛秦琼吐口唾沫砸个坑，说话算数，只要朋友出来说句话，绝不动牛蹄庄一草一木。”叫作赛秦琼的大架子耐着性子，等待对方回答。赛秦琼头戴一顶黑礼帽，腰里别着两把洋枪，身穿灰色长袍，侧耳细听一阵，隐约脚步声

① 砸窑：攻打院落。

② 围子：村庄，寨子。

③ 大架子：土匪头目，大当家的。

④ 撕围子：打寨子。

⑤ 管直：枪法准。

⑥ 卦响：胡说八道。

声，便知对方有松动，示意堂将^①把枪放下。

唐太极从容地站起身，迈开猫步走过来。大徒弟邱林青和二徒弟禹殿文不让师父过去，唐太极没理会，径直向前走去。杆子见他沉着冷静，步态沉稳，知道有来头，不自觉地握紧枪。红枪会会员更替唐会首捏把汗，杆子没诚信可言，翻脸不认人，万一遭到袭击要吃大亏，他们握紧手中的红缨枪，准备随时冲上去救唐会首。唐太极面无惧色，款步走到枣红马前，抱起双拳打个照面，“哦，是大名鼎鼎的赛秦琼，不知来敝庄有何贵干？”

“不敢当，承蒙江湖弟兄们给脸面，权且混口饭吃。”

“自谦了，不知赛秦琼来敝庄有啥事？要是路过哩，请下马喝碗茶，歇歇脚；要是撕围子，先过我这一关！”

赛秦琼听这话很不高兴，要是平时非得较量一番，今天有要事，不想和这个老家伙计较。不过，这老家伙说话从容、不慌不忙，绝非一般人物，“朋友，看神色你不是等闲之辈，请问你高姓大名？”

“不敢当，在下姓唐，名童。”

“噢？唐太极可是你？”

“不敢当，不过是江湖弟兄们抬举罢了。”

赛秦琼慌忙下马，双手抱拳在左肩之上作揖。杆子作揖和常人不一样，双手抱拳要高过左肩。“想不到在这里遇到大名鼎鼎的唐太极，幸会，幸会。”

“过奖了，有话请直说。”

“不愧是老英雄，果然爽快。闲话少叙，今日有急事，不便进庄打扰，改日一定登门拜访。”

“请便。”

“在下有一事相求，不知唐老英雄能否指点一二？”

“尽管说，只要赛秦琼不打牛蹄庄，取在下的人头也心甘情愿。”

“唐老英雄说哪里话？有你在，铜峰人马不敢进牛蹄庄。”

“我代表牛蹄庄老少爷们感谢你了。”唐太极又施一礼。

邱林青和禹殿文见气氛缓和了，长长吁出一口气，从墙角后面出来，往师父跟前走。远近一百多股杆子数铜峰势力最大，有一万多人，不过，铜峰杆子从来没有来过牛蹄庄。先前，杆子经常来骚扰，最多的时候，一夜来过三四拨，百姓

① 堂将：喽罗，土匪兵。

深受其害，苦不堪言。太阳一落山，庄子里没有人走动，家家户户关门闭户，有粮食不敢放在屋里，挖个地窖藏起来，或者存到附近山洞里，猪羊鸡鸭不敢养。前年，唐太极在钟铁匠的鼓动下组织了红枪会，夜晚轮流放哨，一有风吹草动及时通报，红枪会会员合力抵抗，杆子捞不到便宜，来的次数少了，百姓的日子安稳多了。

赛秦琼说：“有唐太极这样忠肝义胆的英雄，是牛蹄庄的幸事。”

“大架子过奖了，在下只是为父老乡亲尽微薄之力，如果能保护牛蹄庄百姓，实是大架子给脸面。”

“闲话少说，有一事请教，你们见到一个人了吗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搓单^①，不知道名姓，刚刚从李家楼黄草窑子^②里挑^③出来，骑三白驴，我们一路追过来，有人看见说往牛蹄庄方向来了。唐老英雄要是见了说一声，看看那家伙是进庄了，还是从大路上过去了。”李家楼距牛蹄庄六七十里，是铜峰的势力范围，有人敢明目张胆地跑到铜峰地盘上抢东西，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。今天天不亮，赛秦琼带领堂将从外面回来，正赶上那家被抢的人家上铜峰告状，大架子听完火冒三丈，一路追踪搓单到了牛蹄庄。赛秦琼以多年经验判断，搓单的家伙要么是哪个庄的人，白天老老实实，晚上出去抢东西；要么是哪股杆子里的人，背着山寨出来单干，捞外快。搓单很难防，一个人独来独往，四处游荡，不容易判断他是庄稼人还是杆子。唐太极弄明来意，放下心来。回身问红枪会会员见没见过骑三白驴的人，一位会员说，他从河滩上练完枪回家，绕道去看看庄稼长势，走到村东口见一个骑三白驴的人，驴脖子上挂着几只鸡鸭，不慌不忙，还哼着小曲，像进城赶集的。

矮个子向赛秦琼低声说：“大架子，被抢那家说搓单拿了他的红冠子扁嘴子^④。”

“是这个外哈^⑤。”赛秦琼抬头高声问，“他往哪个方向去了？”

红枪会员指指通往县城的官路说，往那个方向去了。赛秦琼一勒缰绳，向唐太极说声后会有期，一溜烟往县城方向追去。

① 搓单：一个人单干的土匪。

② 黄草窑子：没钱人家。

③ 挑：逃跑。

④ 红冠子扁嘴子：鸡鸭。

⑤ 外哈：外地盘的人。

望着铜峰杆子走远了，唐太极松了一口气，保住了牛蹄庄，往后参加红枪会的人一定更多。红枪会会员纷纷围过来，长出一口气，议论纷纷。忽然，有人惊呼，会首，又有一股杆子来了！唐太极扭头远眺，西南角木匠铺方向人影晃动，尘土飞扬，又有一股人马奔牛蹄庄而来。唐太极不敢怠慢，带领红枪会会员匆忙奔去。

来的不是杆子，是邻村木匠铺的黄枪会人马，在会首段立柱的带领下，直奔牛蹄庄而来。唐太极不知道段立柱为啥带领人马赶来，也许是想趁火打劫吧，想到这里，他气不打一处来，嘯，将太极大枪戳在地上，立直。抬眼看去，只见对面一杆黄绸系柄的大黄旗，黄枪会员头缠黄布带，身着紧身衣，腰扎黄布条，手持黄缨枪，打绑腿，圆口布鞋上扎黄带子，黄缨枪上黄缨子迎风招展，枪头银亮，队伍整齐，好不威风。唐太极暗暗称叹，不会武艺没有带过兵的段立柱，能把黄枪会训练得威武整齐，看来下过不少功夫哩。牛蹄庄和木匠铺相距不远，但红枪会和黄枪会从不联络，今天段会首突然带领全副武装的黄枪会会员来，不知是何用意。红枪会会员见是木匠铺的人，互相熟识，有的还是亲戚，想上前打招呼，钟铁匠小声吩咐，别过去，防备有诈。站在前面的邱林青扭过头，向后传达，别过去，防备有诈，一个个传下去，松弛的情绪又紧张起来。

唐太极紧攥太极大枪，不敢马虎，他听人说过黄枪会，也听人说过段立柱，但没打过交道。他比段立柱大一辈哩，他闯荡江湖的时候，段立柱的爹还没种下段立柱。他打量一番段立柱，“段会首，一大早你带领黄枪会会员来牛蹄庄，不知有何贵干？”精干的段立柱并不在乎唐会首的冷眼相待，哈哈一笑说：“唐会首，别来无恙，杆子逃走了？”看对方并无敌意，唐太极紧张的情绪稍稍松懈下来，“他们走了。”

段立柱说：“没动手就好，一定是怕红枪会。”段立柱是木匠铺的小财主，在泚水县城读过几年新式学堂，他爹死后，家里没有男人立家，娘让他放弃学业回来持家，他不想像爹一样窝囊一辈子，想做出一番出人头地的事。近几年兴起枪会，段立柱觉得这是个好机会，能让他出人头地。他长得白白净净，文文气气，更像一个书生，开头大伙都不相信他能组织枪会，他出钱购买器械，花大价钱请来法师、武师，自任会首，把黄枪会办出了眉目。村民纷纷称赞小段财主心好，为百姓着想，纷纷加入黄枪会。段立柱很早就想和红枪会联手，再把周围村庄的枪会联合在一起，成立联庄会，但他没有名望，怕组织不起来，思来想去，还是得请唐太极出面。今天早上，有人报告说，牛蹄庄方向有杆子，段立柱觉得这是

个机会，立即带领黄枪会来增援。明白了来意，唐太极深受感动，想不到外表文气的段立柱还挺讲义气。讲义气是行走江湖的立足之本，唐太极闯荡江湖几十年，最重义气，对讲义气的朋友也非常敬重。他严肃的脸上露出了笑容，称赞这个后辈做得好。

段立柱见唐太极对自己有了好感，便大胆起来，走过去摸摸唐太极手中的大枪，仰头往上看，这杆枪又粗又长，两丈左右，比红缨枪黄缨枪大得多，暗暗称奇，这杆枪一般人很难耍得开。虽说唐太极上了年纪，但握着太极大枪站直了，威风凛凛，令人生畏。段立柱没见过这么大的枪，问这枪叫啥名字。邱林青抢过话头说，这叫太极大枪，比一般枪长，叫“一寸短一寸险，一寸长一寸强”，进攻力强；比一般枪粗，叫“满把握”，想练好太极大枪不是一年两年的工夫，要打好内劲、螺旋劲、缠丝劲……邱林青说得正起劲，被师父瞪了一眼，不敢再言语，站到了一边。段立柱故意打趣说：“唐英雄，我来帮你们打杆子，不欢迎吗？”

“欢迎，欢迎。”

“欢迎就在庄外面待客？”

“哟，呵呵，你看我，只顾说话，忘了让客了，多多包涵。”唐太极闪开身，把太极大枪掣给邱林青，握着段立柱白皙瘦削的手，“请，请到庄上说话。”“哎哟，哎哟！”段立柱像挨了砖头的狗一样叫起来，不由自主地跟随唐太极的手朝前倾过身。

唐太极和段立柱坐下来，红黄枪会队员站在各自会首后面，邱林青和禹殿文拿来一摞粗瓷大碗，给大伙倒茶。段立柱向唐太极说了成立联庄会的想法，把几十个村庄联成一片，一个村庄遭袭，其他村庄都去救应，势力大了，杆子不敢轻易来抢劫。唐太极听后暗叹，小财主不愧在城里读过洋学堂，懂得大道理，脑筋灵活。经过商讨，两人达成协议，由段立柱起草联庄会章程，唐太极出面联络，将附近庄子的蓝枪会、绿枪会、白枪会、黑枪会、光蛋会、锄头会、鞭杆会、扁担会，等等，各种枪会联合到一起，组成联庄会。联庄会章程规定：人不离枪，枪不离人，农忙生产，农闲训练，平时各自忙活各自的活计，一遇杆子抢劫，各庄共同协作，一致对付杆子，以保家园；杆子抢劫别庄如抢我庄，抢劫别人财产如抢我财产，奸淫别的妇女如奸淫我妻子姐妹，各队员必须奋勇当先，齐心协力抗击杆子，如有不尽心尽力，接到情报不伸手相助者，视如杆子内线，轻者逐出联庄会，重者鞭答，打残亦不負責任；各枪会每天晚上派队员打更巡逻，不得偷

懒；各种自卫组织仍保持一定的独立性，用原来的名号，各自训练自己的队伍，听从各自会首的命令，一旦遇有不测，各枪会听从联庄会会首统一指挥，不得擅自作主；遇到杆子来袭，白天吹牛角号，夜晚举火为号，附近庄子得到消息，再向其他庄子发信号，由近及远，直至将各庄会都通知完毕；接到信号的枪会要迅速集结，万众一心，消灭杆子，保卫家园。说到联庄会会首的人选，唐太极认为，主意是段立柱先想的，他断文识字，能说会写，懂得大道理，拿到大面上也不丢人，应该让他当会首。段立柱连连摆手，他说他是无名小辈，没有威望，对武功一窍不通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只能出出主意，想想办法，弄不成大事，与杆子对着干是驍悍勇猛的事，他当会首众人不服，杆子们也笑话。谦虚完毕，又把唐太极吹捧一番，说唐太极是武林高手，声名远播，担任会首最为合适。其实，段立柱做梦都想担当联庄会首，但他清楚，自己担任会首压服不了众人，必须依靠唐太极这棵大树，他假装真生气，说唐太极有号召力，再推辞就冷了大伙的心。唐太极推辞不掉，只好担任会首，段立柱当副会首。眼下联庄会只有牛蹄庄和木匠铺两个枪会，段立柱愿出钱，陪同唐太极到附近各庄联络枪会，说服各自卫会加入联庄会。有唐太极的崇高威望，段立柱的如簧巧舌，组织联庄会异乎寻常地顺利。不久，方圆十几里的自卫会全部加入了联庄会，自此，这一带安分了一阵子，百姓无不拍手称快。

近来杆子没来骚扰，家家户户可以睡上放心觉，吃上安生饭，年轻人对联庄会更热心了，天不亮就去练功，晚上夜深人静了还有人哼哈练拳术、练刀枪不入的神功。最忙的还是唐太极，除了督促牛蹄庄会员练拳，还要轮流到各庄教拳，各个分会都有武术教师，但比起唐太极差远了，纷纷请求总会首亲自去指点。唐太极推脱不掉，只得一个庄子一个庄子巡查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忙得连放屁的工夫都没有。跟随唐太极学拳十几年的邱林青、禹殿文也很忙，晚上巡夜，早晨练功，白天师父忙不过来，就让他们去各庄教拳，他们也忙得没放屁的工夫。

早在三十多年前，唐太极的名声就传遍了周边许多县。泚水县西南赵家庄有个赵神力，力大无穷，武艺高强，是清末最后一名武状元。朝廷还没授予赵状元官职，皇帝就下台了，赵状元只好回家种地，不少年轻人知道他武功了得，就拜他为师。有不少大财主，重金聘请他教授自己的儿子，训练家丁，赵状元奔走在各大庄园里，吃香的喝辣的，得到不少银两，没几年就富了起来，也建起了自己的庄园，养一群家丁。慢慢地，赵状元骄横起来，成了远近闻名的恶霸，谁家姑

娘长得好，被他看中，就抢走；谁娶了媳妇，先让他睡一夜，不让睡就打人砸东西，百姓看在眼里，恨在心里，敢怒不敢言。土匪多次打他的庄园，攻不下来。当时洋枪还没传到偏僻山区，仅靠大刀长矛，没有人是赵状元的对手。赵状元为了向人炫耀武功，也让杆子们断绝打庄园的念头，在秫秆铺小满会期间，摆开擂台，比试武功，定下规矩：打死不负责。上台比试的人不少，有想捞名声的，有不服气的，更多的是想借机报仇，结果，上台的不是受伤就是被打死。眼看摆擂台的期限要结束了，有人想到了唐老道，请他上台打擂，除掉赵状元。唐老道曾当过泚水县义和团副头领，武艺高强，义和团失败后，出家当了道士，隐居深山，云游四方，到哪里去找他呢？又有人想到了唐老道的侄子唐童。一群人找到唐童家，跪在门前哭诉，叙说赵状元的种种劣迹，求唐童借机除掉赵状元，为民申冤。唐童没答应，那些人跪在门前不走，夜里唐童起床撒尿，见那群人还跪在门前，深受感动，答应去擂台上走一遭。上了擂台，唐童和赵状元过招，来来往往几十个回合不分胜负。约莫打了两顿饭工夫，唐童瞅准机会，使了一招“斜靠”，把赵状元靠出十步开外，摔下一人多高的擂台，下面有人支了八仙桌卖瓜子、糖豆、兰花豆，赵状元的腰砸在八仙桌边沿，摔断了，从此下不了床，又气又病，不到一年就见阎王去了。有人问唐童用的啥拳，他说太极拳，从此，人人都叫他唐太极，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本名了。

一天，禹殿文兴冲冲地找到邱林青，说泚水县城葛仙会韩会长起会，请来两班子戏，一台豫剧一台越调，会期十天，热闹得很。邱林青准备过一段进城染布，听说有葛仙会、又唱戏，答应和禹殿文一起去。邱林青说去一趟县城不容易，割些蓝草去，卖的钱够吃饭住店的。“中。”禹殿文说。下午，邱林青和禹殿文一起进山割了蓼蓝、菘蓝，第二天鸡叫头遍就赶着木轮驴车进城了。

牛蹄庄到泚水县城四五十里路，坑坑洼洼不好走，两人不敢停劲，紧赶慢赶到县城时，日头快滚到正中了。泚水地处深山，百姓刁蛮，陋规恶习多，素有难治之县的恶名，听说最近来了新县长，姓郑，是程潜的老部下，参加过北伐军，上任后推出很多新政，引起很大反响。邱林青和禹殿文一路走来，不断听到有人议论这位新县长。快到城门口时，见前面围一群人，闹闹嚷嚷，二人放慢脚步，牵着驴小心走。邱林青看见啥都稀罕，只见人群正中坐着几位年轻女人，旁边立着一块牌子，上写“放足检查处”。邱林青问了别人才知道，泚水交通闭塞，民风守旧，大清已经灭亡二十多年了，还有不少女人裹脚，放足工作做得不好。为

此，省政府派出视察团督促泚水放足工作。视察团在四个城门口设置放足检查处，凡三十岁以下妇女缠足的，一律强行解放。女检查员正在指挥警察解放两个女人的缠脚步，两个女人宁愿不进县城也不愿放足，但女检查员面容冷漠，不解开缠脚布不让离开。两个女人在哭闹中被警察扯下缠脚步，捂得白生生扭曲变形的一双脚展现在众人面前，女人羞愧得捂住脸，光脚逃走了。邱林青记得姐没有出嫁的时候也缠脚，天天疼得抱着脚哭，娘说脚大嫁不出去，硬逼着姐缠脚。邱林青从人堆里抽身出来，只见城墙上贴了很多宣传放足的图画和标语，凑上去看看，多数字认识，少数字不认识。

城里比乡下热闹多了，抬头转身都是人，小商小贩满街吆喝，邱林青和禹殿文顾不上吃饭，直奔韩会首家的“义聚成”染坊，二人盘算好了，先卖掉蓝草，回头把毛驴车寄存到干店^①，吃过饭去赶会、看戏。进城后他们才知道，义聚成染坊不在城里，在城东门外，他们从北门进来又从东门出去，往义聚成染坊走。近年世道乱，葛仙会有几年没起会了，在城里驻防的张旅长最近一连剿灭几股杆子，局势稍稍平静下来，韩会首抓住时机举办葛仙会，热闹一番。按惯例，葛仙会应该在重阳节举办，会首怕到时候再乱办不成，提前举办了。到了染坊门前，悄无声息，邱林青站住脚步，往染坊里看。

义聚成是泚水县最有名气的染坊，年轻爱美的女子都以能穿上义聚成染色印花的衣服为荣。义聚成染布质量好，印花品种多样，图案精美，许多图案只有义聚成能印染。义聚成最大的特点是根据不同的需要染成不同的颜色，印上不同的图案，慕名而来的顾客都能满意而去。染坊铺面里静悄悄，邱林青抬头看，门柱上有幅对联：

喜见铜山浓染黛，欣看泚水淡拖蓝。

横批：

碧水垂帘

邱林青读过几年私塾，粗通文墨，猜想义聚成老板一定是花大价钱请饱学之

① 干店：方言，小旅店。

士来作的对联。他凑近看看落款：贾德全，辛酉年戊戌月重阳日。邱林青缓缓迈进旁边小房子门槛儿，屋内没人，迎面墙上挂着梅福、葛洪二仙翁的画像，两边堆积着染过和没染的布，站在柜台前透过后门看过去，院子里没人。邱林青敲敲柜台面，轻声问：“掌柜的，交蓝草，染布了。”没人应声，店铺门明明敞开着，咋会没人哩？他提高嗓门儿又叫一声。“哎，来了。”有人应声了，银铃般的声音。邱林青愣了愣，恍惚觉得照看柜台的应该是染坊伙计，不应该是女子。话音刚落，一个女子三跳两蹦地从院里跑过来，邱林青瞪大眼睛看，这是个妙龄女子，一身洋学生打扮，上身穿豆青色对襟褂子，下身穿黑裙子，天足，步态轻盈，扎两条小辫，辫梢上系蝴蝶结，身子一晃，蝴蝶在身后摆来摆去。洋学生看见邱林青也呆住了，扑闪着大眼睛大胆地打量。

邱林青平时爱打扮，但整天种地、练功、闹红枪会，一身汗一身土，没穿过干净衣服，今天特意穿件老白布褂子，用米汤水浆洗过，又在床板下压过，硬刷刷，板板正正。他个子高挑，脸面白净，与那些粗俗汉子相比，如鹤立鸡群，十分显眼。相视一会，邱林青猛然意识到失态，连忙掩饰说：“你……你是染坊的？”

“不像吗？”女子调皮地反问。

“噢——我，我以为是伙计站柜台哩，没，没想到……”

“咋？女人不能站柜台？”女子大胆地望着他。

“能，能，我是说……”邱林青本想说，你这样漂亮的女子咋能站柜台哩，话到嘴边觉得不合适，咽了下去。

“你是说女人不该站柜台，是吧？”

“能，能，谁说不能哩？”邱林青的脑子乱了，“那，那你是干啥的？”

“你看我是干啥的？站在柜台里头能干啥？”

“不，不，我，我是说，你不像伙计，肯定是韩会首的亲戚吧？”

“你看哩？”

“你——你是韩会首的千金小姐吧？”

“你看像不像哩？”

“像，不过，你咋没有去看戏？”

女子脸上掠过一丝笑靥，眼睛快速眨巴两下，盯着邱林青问：“我要是去看戏了，你还能交蓝草染布吗？”

山沟里出来的邱林青没见过这么活泼大胆的女子，女子没有脸红，他倒脸红了。女子反问邱林青是哪庄的，得知是城东牛蹄庄，又一次打量邱林青，这么远

的顾客来的不太多，如果不是特别讲究，一般不会来义聚成染布。禹殿文进来，问蓝草卸到哪里。女子锐声说，从大门进去，卸到院子里。女子进了院子，从里面开大门去了。邱林青从铺面里出来，禹殿文在前面拉架子车，他在后面推。大门在铺面西边，很宽，能过得下铁轮大牛车。邱林青走到大门前无意中往上膘一眼，只见门楼高大，描龙绘凤，正中间有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：

青出于蓝

架子车继续往前走，邱林青不自觉地停下脚步，看看门两边，默念道：

铜山叠翠财源广，沁水拖蓝利泽长

邱林青更加感觉韩家染坊与别的染坊不同，好奇地东张西望。紧挨大门西边堆着几垛蓝草，西南角棚子下放几口大染缸，缸上贴着红纸条，上写“缸水调和”“缸中出金”等吉祥条幅，红纸鲜艳夺目，墨迹黑光油亮，看样子贴上去的时间不长。院子很大，南北几十丈深，东西方向扯起密密麻麻十几道绳子，上面晾晒着各种颜色的布料，各种图案的衣物，花花绿绿，色彩鲜艳。最北边一溜高大的房子就是染房，门紧闭，门框门扇上涂得五颜六色，有几个地方还有指头印，连门上的对联也没能幸免。对联褪了色，字迹模糊，仔细辨认才隐约看清，中间是：

云蒙苍翠

两边配：

鹅黄鸭绿鸡冠紫，鹭白鹅青鹤顶红

教邱林青念书的先生喜欢对对子，抄了不少对子让学生背，还让背周围贞节牌坊、墓碑、门柱、寺庙上的对联，谁背不会就打手，受先生的影响，邱林青肚子里装了不少对联，不管到哪儿，只要看见对联都要读读、想想。忽然女子的声音从花红柳绿的彩色布墙里传过来：“过来！”邱林青吓了一跳，嘟哝说：“咋？看

看中不中吗？还能偷东西？”女子说：“染坊里有规矩，外人不能进去，触犯了‘染神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”邱林青还是第一次听说染神，他想，干啥的信啥，各行各业都有祖师爷，都有忌讳，他故意说：“看看能看坏？”

“能看坏。”

“骗人。”

“咋骗你了？那里面不是随便进的，连我都没进去过哩。”

“你真没进去过？”

“真没进去过。”

“为啥不进？”

“那边是打靛池。”女子指着棚子下面那几口大缸，“打靛的时候，放一挂炮，先祭拜梅葛二仙，用布把棚子四周围起来，不准外人进入，女人不能近前，光屁股小孩不能到池边看，不准人乱说话，要是冲撞了染神就会破财、趴池，打不出好靛水。行有行规，王八还有鳖规矩哩，染房里规矩更多，别乱走乱看。”邱林青相信她说的是实话，不敢再胡说，往东走几步，又是一间房子，探头从木格窗户里往里看，里面堆着满满一屋子白布，退步走到门口，门脸怪干净，门鼻子上挂五条皮鞭，鞭把很短，鞭梢很长，从门鼻子直垂到地面，不像赶牲口用的鞭子。他很好奇，伸手取鞭子。

“别动！”女子大吼一声。

邱林青吓得身子一颤，慌忙把鞭子挂上去。

“那是家法！”

“染坊也有家法？”

“管染匠的，没有家法咋管染匠，不乱套了吗？”

邱林青连忙离开令人生畏的家法。院子东面还有一个门，紧闭，比西面干净多了，竹林从墙头上探出头，摇摇晃晃，看样子像韩家人住的院子。女子让禹殿文看过称，从邱林青面前走过，就在走到跟前时，故意放慢脚步，重重地剐一眼邱林青，低声说：“晚上到东十字街老榆树下等我。”邱林青惊异地望着即将走过去的女子，惊得魂都要出窍了，女子太胆大了，连名字还不知道就约他见面，他半信半疑，满脸通红，头脑发晕，愣在那儿。禹殿文叫他去帮忙搬蓝草，叫了三声，他才听见。韩会首的女儿仿佛没事一样，从柜台里拿出钱，递给禹殿文，大声说：“不是说还有布要染吗？拿过来吧。”

禹殿文去大门外拿白布去了，女子压低声音叮嘱：记住，东十字街老榆树